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张琪亚 著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

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

XUESHUWENKU

文库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艺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

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



库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张琪亚

著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

——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 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 / 张琪
亚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9
ISBN 7-5412-1133-8

I. 民... II. 张... III. 祭祀-风俗习惯-研究-
中国 IV. K89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2327 号

作 品 名/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
——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
著 者/张琪亚著
责任编辑/郭堂亮 (0851)6826865
封面设计/吕凤梧 (0851)6829385
出版发行/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 168mm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9
印 数/ 1~1 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序

中国的民间祭祀活动是几千年来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祭祀活动属民间信仰范畴。民间信仰是在原始氏族社会民众处于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的社会低级阶段产生的，当时人们屈服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只好幻化出各种信仰对象作为生活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心意信仰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心理痕迹，在人们的心灵中形成了深厚的积淀。一旦条件允许，这种心意信仰便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它是历史积淀的一种延续，是客观世界还未被人把握之前人们所必须要求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对安慰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在当今社会中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古代，民间祭祀活动几乎渗透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比如，迎神赛社就是旧时民间一种广泛而又隆重的祭祀活动；而且，至今在广大农村也时有所见。民间祭祀文化，原本就是良莠并存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中国民间祭祀承受了中

国宗教文化的先天秉赋和后天熏陶,其多样性、多功能性、多神秘性的显著特点,其自发性、大众化、随意性的礼仪模式,无不充斥着传承与内聚、变异与内聚的群体思维范式,无不充斥着世俗娱乐、现实功利的“精神货币”需求。这“移情”范式及“精神货币”需求,即为中国民间祭祀生生不息的宗教精神。民间祭祀与社会生活,又是一直处于流动、变迁和发展之中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意识不会马上随之消失,它在扬弃,在保留与变异中得到传承,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深处传承不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祭祀也会随之发生变异,有的甚至逐渐被社会淘汰。而且,民间祭祀的变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祭祀文化又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民间祭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链,其文化的传承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仍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将会使其自行消灭。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一书,通过对民间祭祀的宗教渊源、民间祭祀的宗教心理、民间祭祀的宗教精神、民间祭祀的宗教功能、民间祭祀的宗教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分析及论述,深刻揭示了有巫和无巫作中介两类民间祭祀的“交感”特征及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表层及深层涵义。民间祭祀“交感魔力”的表层涵义为:民众以其“心理补偿”方式从中获取一种自我解脱的虚幻的精神力量;民间祭祀“交感魔

力”的深层涵义为：民众进行祭祀活动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渗透力；民间祭祀“交感魔力”的更深层涵义为：这种渗透力反过来促使其祭祀活动的发展和演进，如此相互作用，形成了民间祭祀在未来漫长岁月里“香火不断”的一种强劲的驱动力，致使中国祭祀文化不断变迁、不断冲撞、不断再创造。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一书，选题新颖，语言流畅，注重历史文献考究与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的有机结合，结构严谨，论析精当详实，图文并茂，蕴含哲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可开阔人们了解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的视野。该书已分明显示：民间祭祀这种“天人感应”以及将偶像赋予生命的虚幻的“交感”特征，正是形成中国国民盲目崇拜、信仰、服从、幻想等情感和品质的主要根源。愿其对中国民间祭祀文化学科建设能有所贡献。

六年前，一次偶然的会与琪亚相识。当时，他曾向我虚心地请教一些问题，并与我谈起准备写一篇名为《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的文章。不想几年匆匆而过，其文发表后被转摘刊载，同名的专著也出来了。真是可喜可贺。虽是“萍水相逢”，但人海茫茫，聚散皆缘。琪亚请我作序，或缘于此。

刘之侠

2003年6月26日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前言

在远古,我国原始人同自然界处于一种既隔绝对立又浑然一体的矛盾状态,因其文明的低下而无法窥探自然的奥妙,于是只能从富有周期性变化的自然表象得到启迪,简单地把自然物看成是有灵的、与自己相关的生命体,并力求在自己与自然物之间确立某种神秘渊源关系。以原始思维的特点看,原始人类对外部世界表象(日、月、山、川)等的联系观察,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直观经验,以及把不同种类的东西放在同一平台上,横向加以拼合、对应和互渗的思维特点,对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切图腾祖先传说、图腾动物的描写,都不外集团成员对于猎取动物的意识化的结果。中国不少民族都曾存在祭祀图腾祖先和图腾神的仪式,它是最早的祭祖仪式。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把图腾崇拜看作是一切宗教信仰的起源。而且,从现今的目光审视,无论是图腾崇拜,还是灵魂观念、原始的思维方式、原始的心理趋向等都似乎与人们的文化无意识有关。因为自然界中的草

木枯荣、四季更换、潮涨潮落、阴晴圆缺等，都可能使原始人在无意识之中产生灵魂可以再生复活的观念。由于图腾崇拜的集中体现就是祭祀仪式，而祭祀仪式必然伴随着歌乐舞蹈。于是，散漫的原始歌舞便在远古的图腾活动产生了礼仪性的组合，成为图腾歌舞。所有的原始舞蹈都包含着巫术的意义，原始舞蹈是巫术直接和最佳的表现形式，巫术产生的时间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是巫术的思维法则的推动，很快促成了原始舞蹈的诞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灾难深重，饱尝苦难而必然产生宗教幻想，希冀通过这种幻想去获取思想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解脱，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但是，自殷周以来，国君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大规模的祭典虽然已“国有化”和奴隶主“专有化”，但民间祭祀却始终香火不断，并且无言地渗透着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及佛教、道教等对民间祭祀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宗教对民间祭祀有相当的渗透，长期的互浸互染，致使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及佛、道等宗教的某些神与民间祭祀中的信仰对象产生了种种复杂纷繁的交叉、重叠和转换的现象。民间祭祀就是这样一种既有别于原始思维和各类宗教，又与它们无法截然割断关系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对于有巫作中介的民间祭祀,我们应当看到,巫术与宗教,巫术仪式与祭祀仪式常常是二者相互杂糅,相互依存的。巫术仪式往往含有祈神、祭祀成分。因为,巫术对象是由某些神分别主管。敬献诸神,以求神灵协助。祭献祈求毕,才正式举行巫术仪式。可见,巫术仪式与祭祀仪式往往是糅合渗透在一起的。巫以幻想行为方式与神“感应”后为一般民众传输虚拟的神的旨意,当虚拟的神的旨意给求神者在从“精神痛苦”向逐步摆脱痛苦的途中注入虚幻的心理慰藉的时候,迷信的人更依赖、影响于装扮成神的人。由于执着的信念、强烈而虔诚的感情和纷繁复杂的活动方式,使得巫术活动变成了使先民的万物有灵观从原始哲学进入原始宗教的通道,使得巫覡变成了能沟通人神意愿的使者。正是由于隐喻的力量,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根本性的意指功能,赋予了巫术神秘幽邃及顽强的生命力。巫术中的符号象征,往往是通过作为符号的各种物体、事象、图像等来隐喻某种概念或某种思想感情,而且主要是运用图案、数字、色彩、方位等各种比较简单的符号来隐喻某种象征意义。在有巫作中介的民间祭祀中,巫覡以其虚拟的装扮性且歌且舞,或娱神娱人,或请神驱鬼。这种独特的仪式,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民间祭祀中巫覡的歌舞及其巫术仪式,一般都专用于祭祀,娱神的意味较浓厚。随着人类文化水平的提高,某些宗教歌舞虽然常演出,尽管所祭祀的对象是鬼神,载歌载舞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娱神,但是以其巫覡祀神的形式,倾吐人的

情怀,娱乐人的心灵,这无疑体现出宗教色彩的逐渐消褪和人间色调的逐渐增强。加上受到历朝官方人本的现实精神的影响,其宗教精神已被重构成一种陶冶性情的礼乐精神,而更加社会化、生活化,其大众化的娱乐性也日臻浓厚。

民间祭祀中还存在着大量没有巫覡作中介的活动,如岁时节令,跟社区和祭祖有关的祀日,不定时的喜庆婚丧活动,还有一些名目不正、不列祀典的祭祀等等。这些喜庆祀献的活动,或节岁令时在家人堂前,或朝山进香,诸如在土地神、灶神、门神、海神等神灵的寺庙前,在已故的先贤、名人、驃将等神灵的祠庙前等等,不列祀典,仪式亦非常简单。这是一种“唯随我意”的能“保障”逃避现实的“自我解脱”的仪式,是一种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其实质无疑是有神论在民间习俗中的一种表现。从人殉到人俑,从把人作为牺牲到用牛羊猪作为牺牲,从直接替代牺牲到模仿替代牺牲,从模仿替代牺牲到精神偶像崇拜,我们已不难看出“俑”的神性。

万物有灵,祖先死后灵魂不灭,“灵物”便成为最早的祖先神。《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说:“祖先崇拜是人们懂得父系传宗接代开始的。陶祖和石祖的出现,标志着图腾崇拜的衰落和祖先崇拜的兴起。”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的规律性,要求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完善,这样部落领袖的权威性和部族的统一性就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力量。对于前代部落领袖丰功伟绩的传说与追述,形成了最早的祖先崇拜。尊天敬

地，追述先祖，于是精神偶像产生。在各种信仰的传说故事中，因各种神灵职司的不同，神性及本领各异，塑造的形象也各有异，或威严、或慈祥、或凶恶、或怪异，以它们的超凡魔力引起人们敬畏膜拜的信奉之情。所有的民间偶像，和多神教的神佛造像同样，无论是石刻的、陶瓷的、木雕的、泥塑的、皮割的、布剪的、纸画的、钢铁铸的，一旦制成，立即被人们认为有神灵附在像上。所有这些，便自然形成了精神偶像崇拜的多样性特点。

中国民间祭祀承受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先天秉赋和后天熏陶，其多样性、多功能性、多神秘性的显著特点，其自发性、大众化、随意性的礼仪模式，无不充斥着传承与内聚、变异与内聚的群体思维范式，无不充斥着世俗娱乐、现实功利的“精神货币”需求。这“移情”范式及“精神货币”需求，即为中国民间祭祀生生不息的宗教精神。民间祭祀与社会生活，又是一直处于流动、变迁和发展之中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意识不会马上随之消失，它在扬弃，在保留与变异中得到传承，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深处传承不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祭祀也会随之发生变异，有的甚至逐渐被社会淘汰。而且，民间祭祀的变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祭祀文化又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原始人对祖先、鬼魂的崇拜，不过是企求死者佑护生者，以便生者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罢了。先民们对动植物图腾的崇拜和一系列的民间祭祀活动只是形式，而实质是交换。在长年累月的这种以

“物”易“物”的交换中(实为精神交易),现实利益、现实需求和现实愿望等“精神货币”便产生了。于是,中国民间祭祀便自然从神圣走向了世俗。“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其对神灵的祈求仅仅是为了满足现实功利的需求,并没有造出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使人们向往和追求。所以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浅层的、实用的、具有强大同化力的入世的因素,它既是中国人注重现实功利的观念反映,又是中国人世俗生活的精神依赖。中国百姓都是把民间信仰直接与个人利益挂上钩而且立竿见影,行之有效。对于民间信仰不是采取一种忘我的、献身的、无私的精神,而是采取一种利己的、保身的、功利的精神。

中国民间祭祀中的心意信仰一旦形成,它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心意信仰的传承主要是一种认知心理的传承,处于一种心意信仰势力范围之内个人,往往要被这种信仰习俗所同化,而最终成为它的传承者,如此潜移默化,世代相因,经久而不衰。它实际上是人们的原始信仰积淀发挥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心意信仰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心理痕迹,在人们的心灵中形成了深厚的积淀。一旦条件允许,这种心意信仰便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它是历史积淀的一种延续,是客观世界还未被人把握之前人们所必须要求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对安慰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在当今社会中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民间信仰,源于宗教、植根于世俗生活,是介于神圣和凡俗之间的、带有

象征和表演意义的、由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民俗化了的宗教行为方式。中国民间信仰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不乏道德示范和伦理教化的成分。

民间祭祀“交感魔力”的表层涵义为:民众以其“心理补偿”方式从中获取一种自我解脱的虚幻的精神力量;民间祭祀“交感魔力”的深层涵义为:民众进行祭祀活动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渗透力;民间祭祀“交感魔力”的更深层涵义为:渗透力反过来促使其祭祀活动的发展和演进,如此相互作用,形成了民间祭祀在未来漫长岁月里“香火不断”的一种强劲的驱动力,致使中国祭祀文化不断变迁、不断冲撞、不断再创造。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剧变,使中国民众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人们一方面从物质和精神上撷取西方文化中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选择种种方法和手段,保留或恢复多彩多姿的传统习俗习惯。除了较大规模的对民族始祖及古圣先贤的祭典日益隆盛外,民间兴起的集资建庙风使各种祠庙寺观如雨后春笋,各路财神的偶像稳坐上了民众家户甚至超级商厦的祭坛。民间祭祀以其喧腾热闹的大众化声势,朝山进香,喜庆祀献,禳灾祈愿,浩浩荡荡,熙熙攘攘。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中国的民间祭祀,真可谓“香火不断”!

目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民间祭祀的宗教渊源	(1)
第一节 集中体现:图腾崇拜	(3)
一、自然崇拜	(4)
万物有灵	(4)
潜意识启迪	(7)
二、祖先崇拜	(10)
最早的祖先崇拜	(10)
祖先神性	(15)
三、图腾歌舞	(20)
“艺术始祖”之争	(20)
舞与巫	(23)
特征流变	(28)
第二节 宫廷·民间:形式的分化	(31)
一、神本的宗教精神	(32)

民族与生境·····	(32)
巫风盛·····	(34)
祭火烈·····	(36)
王权神化·····	(39)
二、人本的现实精神·····	(41)
追溯先祖·····	(41)
同姓集团与宗法制·····	(43)
民间祭祀的分野·····	(46)
第三节 互浸·互染:宗教的影响·····	(51)
一、国内二例·····	(52)
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影响·····	(52)
道教的渗透·····	(55)
二、国外二例·····	(60)
佛教的熏染·····	(60)
基督教的影响·····	(65)
第二章 民间祭祀的宗教心理·····	(70)
第一节 人·巫·神:虚拟性感应·····	(70)
一、缺憾的弥补·····	(71)
梁氏“气”说·····	(72)
天启的预兆·····	(78)
人为的占卜·····	(83)
二、隐喻的力量·····	(91)
观念象征·····	(92)
符号象征·····	(100)
仪式象征·····	(117)
第二节 人·物(偶像)·神:虚幻性感应·····	(129)

一、精神偶像的起源	(129)
天人合一	(129)
灵物	(143)
俑的神性	(159)
二、多样的精神偶像崇拜	(166)
观音	(167)
关帝	(173)
门神	(177)
第三章 民间祭祀的宗教精神	(185)
第一节 传承·变异:移情体系与变迁差异	(185)
一、纵向遗传	(187)
移情模式体系	(187)
内核的稳定性	(194)
二、变迁的内在差异	(197)
对象逐渐局部化	(197)
祭祀逐渐社会化	(204)
娱人的成分逐渐增加	(209)
第二节 世俗·功利:“精神货币”需求	(218)
一、民间祭祀的世俗性	(219)
神佛形象的世俗化	(220)
宗教故事的现实化	(227)
二、民间祭祀的功利性	(232)
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	(233)
与社会利益的矛盾	(235)